

# 闻一多精品文集

*Wen yiduo jingpin wenji*

精·彩·阅·读

闻一多◎著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 一曲生命的赞歌



炽热浓烈，慷慨激昂，沉郁顿挫  
歌颂该歌颂的，批判该批判的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 闻一多精品文集

*Wen Yiduo Jingpin Wenji*

闻一多◎著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闻一多精品文集 / 闻一多著.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26-5495-2

I. ①闻… II. ①闻… III. ①闻一多 (1899-1946)  
—文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9252 号

---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

开 本: 155 毫米×2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

印 数: 5000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978-7-5126-5495-2

定 价: 23.00 元

## 前言 / QIANYAN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我们对闻一多的了解首先是从这两句话开始的，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位著名的人物就要看一下他的人生履历与他所写的文章。

他原名闻家骅，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浠水县（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国立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山东大学文学院长。出版书籍《闻一多全集》。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愤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



争。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更是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当天下午在西仓坡宿舍门口即被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

通过他的生平我们可知他光辉的一生，而对于他思想的更深刻的了解只能通过他的文字。本书特别甄选了他有代表性的文章，让读者在领略他独具魅力的文字的同时，更能体会他及那个时代的文化名人的历史责任感，同时能引起我们深深的思索。

# 目录 / MULU

兽·人·鬼·····	001
七子之歌·····	002
文艺与爱国·····	006
人民的诗人——屈原·····	008
龙凤·····	010
说舞·····	013
文学的历史动向·····	018
什么是儒家·····	023
关于儒·道·土匪·····	027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	031
妇女解放问题·····	035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039
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	042
五四历史座谈·····	045
给西南联大的从军回校同学讲话·····	047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050
民盟的性质与作风·····	054
诗与批评·····	055
艾青和田间·····	060
泰果尔批评·····	062
什么是九歌·····	066
旅客式的学生·····	077
中文课堂的秩序的一斑·····	080
公共机关的威信·····	081



败·····	082
致闻家驷·····	083
致家人·····	085
《冬夜》评论·····	087
《女神》之时代精神·····	116
《女神》之地方色彩·····	123
宫体诗的自赎·····	129
诗的格律·····	139
端节的历史教育·····	145
复古的空气·····	149
画展·····	153
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	155
伟大的事实不朽的意义·····	158
可怕的冷静·····	162
“五四”断想·····	164
谨防汉奸合法化·····	166
最后一次的讲演·····	168

## 兽 · 人 · 鬼

刽子手们这次杰作，我们不忍再描述了，其残酷的程度，我们无以名之，只好名之曰兽行，或超兽行。但既已认清了是兽行，似乎也就不必再用人类的道理和它费口舌了。甚至用人类的义愤和它生气，也是多余的，反正我们要记得，人兽是不两立的，而我们也深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人！

胜利的道路自然是曲折的，不过有时也实在曲折得可笑。下面的寓言正代表着目前一部分人所走的道路。

村子附近发现了虎，孩子们凭着一股锐气，和虎搏斗了一场，结果遭牺牲了，于是成人们之间便发生了这样一串分歧的议论：

——立即发动全村的人手去打虎。

——在打虎的方法没有布置周密时，劝孩子们暂时勿离村，以免受害。

——已经劝阻过了，他们不听，死了活该。

——咱们自己赶紧别提打虎了，免得鼓励了孩子们去冒险。

——虎在深山中，你不惹它，它怎么会惹你？

——是呀！虎本无罪，祸是喊打虎的人闯的。

——虎是越打越凶的，谁愿意打谁打好了，反正我是不去的。

议论发展下去是没完的，而且有的离奇到不可想象。当然这里只限于人——善良的人的议论。至于那“为虎作伥”的鬼的想法，就不必去揣测了。但愿世上真没有鬼，然而我真担心，人既是这样的善良，万一有鬼，是多么容易受愚弄啊！

原载三十四年十二月九日三版《时代评论》第六期



## 七子之歌

邶<sup>①</sup>有七子之母不安<sup>②</sup>其室<sup>③</sup>。七子自怨自艾，冀<sup>④</sup>以回<sup>⑤</sup>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sup>⑥</sup>之。

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sup>⑦</sup>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sup>⑧</sup>于异类，臆<sup>⑨</sup>其悲哀之情，盖<sup>⑩</sup>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sup>⑪</sup>怀祖国之哀忱<sup>⑫</sup>，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sup>⑬</sup>。

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sup>⑭</sup>。

① 中国周代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汤阴县东南。

② 使平静，使稳定。

③ 家，家族。

④ 希望。

⑤ 回报。

⑥ 怜悯；哀怜。

⑦ 到，至。

⑧ 侵害；残害。

⑨ 感怀、感念。

⑩ 大约。

⑪ 思慕，眷恋。

⑫ 真诚的心意。

⑬ 无实在意义。

⑭ 冷淡，不关心。

不见夫法兰西之 Alsace-Lorraine 耶<sup>①</sup>？

“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诚如斯<sup>②</sup>，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sup>③</sup>乎<sup>④</sup>？

## 澳门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 香港

我好比凤阙阶前守夜的黄豹，  
母亲呀，我身分虽微，地位险要。  
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  
啖着我的骨肉，咽着我的脂膏；  
母亲呀，我哭泣号咷，呼你不应。  
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① 相当于“呢”或“吗”。

② 诚，确实。斯，这样。

③ 旦，早晨。夕，傍晚，引申为迟早。

④ 相当于“呢”或“吗”。



## 台湾

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  
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  
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  
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 威海卫

再让我看守着中华最古的海，  
这边岸上原有圣人的丘陵在。  
母亲，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将，  
我有一座刘公岛作我的盾牌。  
快救我回来呀，时期已经到了。  
我背后葬的尽是圣人的遗骸！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 广州湾

东海和广州是我的一双管钥，  
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  
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  
母亲呀，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  
母亲，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  
我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的脚踝。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 九龙

我的胞兄香港在诉他的苦痛，  
母亲呀，可记得你的幼女九龙？  
自从我下嫁给那镇海的魔王，  
我何曾有一天不在泪涛汹涌！  
母亲，我天天数着归宁的吉日，  
我只怕希望要变作一场空梦。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 旅顺，大连

我们是旅顺、大连，孪生的兄弟。  
我们的命运应该如何的比拟？  
两个强邻将我来回的蹴蹋，  
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  
母亲，归期到了，快领我们回来。  
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  
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



# 文艺与爱国

——纪念三月十八

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诗刊》就诞生了，本是碰巧的事，但是谁能说《诗刊》与流血——文艺与爱国运动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

“爱国精神在文学里，”我让德林克瓦特讲，“可以说是与四季之无穷感兴，与美的逝灭，与死的逼近，与对妇人的爱，是一种同等重要的题目。”爱国精神之表现于中外文学里已经是层出不穷，数不胜数。爱国运动能够和文学复兴互为因果，我只举最近的一个榜样——爱尔兰，便是明确的证据。

我们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何尝不是同时发轫的？他们原来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在表现上两种运动一向是分道扬镳的。我们也可以说正因为他们没有携手，所以爱国运动的收效既不大，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也就有限了。

爱尔兰的前例和我们自己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两种运动合起来便能够互收效益，分开来定要两败俱伤。所以《诗刊》的诞生刚刚在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本是碰巧的；我却希望大家当他不是碰巧的。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

同是一个热烈的情怀，犀利的感觉，见了一片红叶掉下地来，便要百感交集，“泪浪滔滔”，见了十三龄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浆子，反而漠然无动

于衷。这是不是不近人情？我并不要诗人替人道主义同一切的什么主义捧场。因为讲到主义便是成见了。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诗人应该能超脱这一点。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诗人做到了这个地步，便包罗万有，与宇宙契合了。换句话说，就是所谓伟大的同情心——艺术的真源。

并且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刺激来得强，反动也来得强，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因此我们就将《诗刊》开幕的一日最虔诚的献给这次死难的志士们了！

原载《北平晨报·副刊》十五年四月一日

# 人民的诗人——屈原

古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曾经被人民热爱的。我说“曾经”，因为今天过着端午节的中国人民，知道屈原这样一个人的实在太少，而知道《离骚》这篇文章的更有限。但这并不妨碍屈原是一个人民的诗人。我们也不否认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也许正因如此，才足以证明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惟其端午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惟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呢？

第一，说来奇怪，屈原是楚王的同姓，却不是一个贵族。战国是一个封建阶级大大混乱的时期，在这混乱中，屈原从封建贵族阶级，早被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所以，官爵尽管很高，生活尽管和王公们很贴近，他，屈原，依然和人民一样，是在王公们脚下被践踏着的。这样，首先在身分上，屈原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

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一

篇题材和秦始皇命博士所唱的《仙真人诗》一样的歌舞剧”。虽则它可能是在宫廷中演出的。至于他的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那更是明显，而为历来多数的评论家所公认的。

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这对于当时那在水深火热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兴奋。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离骚》的成功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过了艺术的成功，因为人民是最富于正义感的。

但，第四，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那溃退和叛变的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楚亡于农民革命，不亡于秦兵，而楚国农民的革命性的优良传统，在此后陈胜吴广对秦政府的那一著上，表现得尤其清楚）。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地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的，虽则也许是不自觉的。有人说他的死是“匹夫匹妇自经于沟壑”，对极了，匹夫匹妇的作风，不正是人民革命的方式吗？

以上各条件，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 龙凤

前些时接到一个新兴刊物负责人一封征稿的信，最使我发生兴味的是那刊物的新颖命名——“龙凤”，虽则照那篇《缘起》看，聪明的主编者自己似乎并未了解这两字中丰富而深邃的含义。无疑的他是被这两个字的奇异的光艳所吸引，他迷惑于那蛇皮的夺目的色彩，却没理会蛇齿中埋伏着的毒素，他全然不知道在玩弄色彩时，自己是在与毒素同谋。

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若有人愿意专就这点着眼，而想借“龙凤”二字来提高民族意识和情绪，那倒无可厚非。可惜这层历史社会学的意义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并不存在，而“龙凤”给一般人所引起的联想则分明是另一种东西。

图腾式的民族社会早已变成了国家，而封建王国又早已变成了大一统的帝国，这时一个图腾生物已经不是全体族员的共同祖先，而只是最高统治者一姓的祖先，所以我们记忆中的龙凤，只是帝王与后妃的符瑞，和他们及她们宫室舆服的装饰“母题”，一言以蔽之，它们只是“帝德”与“天威”的标